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Martin Heidegger

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

孙周兴 张 灯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文集. 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德)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张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988-3

I. ①海… II. ①海… ②孙… ③张… III. ①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文集 IV. ①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617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海德格尔文集

不莱梅和弗莱堡演讲

孙周兴 张 灯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988-3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2

定价:59.00元

Martin Heidegger

Bremer und Freiburger Vorträge

1. Einblick in das was ist

Bremer Vorträge 1949

2. Grundsätze des Denkens

Freiburger Vorträge 1957

Gesamtausgabe, Bd. 79

©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4. 2nd revised edition 2005.

“Das Ding” from: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 1954 Klett-Cotta –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Das Ge-Stell” as contained in: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 1954, 1962 –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Das Ge-Stell” as part of HGA 79

©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4.

“Die Kehre” from: “Die Technik und die Kehre”

© 1962 Klett-Cotta –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III. Vortrag. Der Satz der Identität” from: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 1957 Klett-Cotta –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本书根据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1994年全集版第79卷译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 1975 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 80 余卷（按计划将编成 102 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 1—3 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 4 部分，第 82 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了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 30 卷，其中前 16 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 14 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 30 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

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约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目 录

观入存在之物

1949 年不莱梅演讲

提示.....	3
1、物	5
2、集—置.....	31
3、危险.....	57
4、转向.....	83

思想的基本原则

1957 年弗莱堡演讲

1、演讲一.....	99
2、演讲二以及演讲一之重温	116
3、演讲三：同一律.....	138
4、演讲四	157
5、演讲五	183

编者后记..... 211

译后记..... 216

观入存在之物
1949年不莱梅演讲

提 示

3

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过去人们要以数周和数月的时间才能达到的地方，现在坐上飞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到了。早先人们要在数年之后才能了解到的或者根本就了解不到的事情，现在通过无线电，随时就可以立即知道了。植物的萌芽和生长，原先完全在季节的轮换中遮蔽着，现在人们却可以通过电影在一分钟内把它展示出来。电影显示出各种最古老文化的那些遥远的遗址，仿佛它们眼下就在今天的街道交通中。此外，电影同时展示出摄影机以及在拍摄工作中的操作人员，由此还证实了它所展示的东西。电视机达到了对一切可能的遥远距离的消除过程的极致。电视机很快就会渗透并且控制整个交往联系机关。

人类在最短时间内走过了最漫长的路程。人类把最大的距离抛在后面，从而以最小的距离把一切都带到自己面前。

不过，这种对一切距离的匆忙消除并不带来任何切近；因为切近并不在于距离的微小。通过电影的图像，通过收音机的声响，在路程上离我们最近的那些东西，也可能离我们最远。在路程上十分疏远的那些东西，也可能离我们最近。小的距离并不就是切近。大的距离也还不是疏远。

如果在我们把最长的路程缩短为最短的间距之后，切近也还

付诸阙如,那么,到底什么是切近呢?如果我们对距离的不断消除甚至拒绝了切近的出现,那么,究竟什么是切近呢?如果与切近的缺失一道,连疏远也杳无影踪,那么,到底什么是切近呢?

4 如果通过对大距离的消除,一切都变得同样地疏远同样地切近,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这种“同样”中,一切既不远也不近,变得仿佛没有间距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同样”究竟是什么呢?

一切都被冲入这种千篇一律的无间距状态之中,都搅在一起了。那又怎么样呢?难道把一切都推入无间距状态之中,不比把一切都搞得支离破碎更可怕吗?人类关注着原子弹的爆炸可能会带来的东西。人类没有看到久已到来并且久已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只还作为它最后的喷出物——原子弹及其爆炸从自身喷射出来的东西,更不用说氢弹了,因为从最广大的可能性来看,氢弹的引爆可能就足以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如果令人惊恐的东西已经发生,那么,这种无助的畏惧还在指望着什么呢?

令人惊恐者就是那个东西,它使一切存在者从它们原先的本质中脱离出来^①。这个令人惊恐者是什么呢?它以万物如何在场的方式自行显示并且自行遮蔽,也即以这样的方式:尽管有种种对距离的克服,存在之物的切近却仍然杳无影踪。

^① 此句中的“令人惊恐者”(das Entsetzende)一词的动词形式 *entsetzen* 意为“罢免、废黜;为……解围;使吃惊、使惊愕”等,其字面意义近于“使……从……脱离出来”(heraussetzen)。——译注

1、物

切近(Nähe)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我们如何才能经验到它的本质呢？表面上看来，我们是不能径直发现切近的。而不如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去追踪在切近中存在的东西。在切近中存在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物(Ding)。但什么是物呢？人已经多么长久地考察和究问过物，人已经多么多样地利用了物，很可能也滥用了物。人也已经多么透彻地根据这种意图对物做出了说明，亦即追溯了物的原因吗？长期以来，人如此这般对付物，而且还总是如此这般地对付物，却不曾把物当作物来思量。

迄今为止，对于物之为物，就如同对于切近一样，人们还极少作过思索。壶是一个物。什么是壶呢？我们说：壶是一个器皿；它把其他东西容纳于自身中。在壶中起着容纳作用的是壶底和壶壁。这个容器本身又有一个把手，可供人们抓握。作为器皿，壶是某种自立的东西。这种自立标明壶是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一个独立之物的自立，壶区别于一个对象^①。如若我们把一个独立之物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是在直接的感知中，还是在回忆性的想象中，这个独立之物就可能成为对象。然而，物之物性因素既不在于

^① 此句中的“自立”(Selbststand)和“对象”(Gegenstand)都以“立”(Stand)为词根，故“对象”也作“对立之物”。——译注

它是被表象的对象,根本上也不能从对象之对象性的角度来加以规定——即便当我们不只把对象之对立算在我们的表象活动的账上,而倒是把这种对立委诸对象本身,使之成为对象本身的事情,情形也是如此。

- 6 不论我们是否对壶进行表象,壶都保持为一个器皿。作为器皿,壶立于自身中。但说这个容器立于自身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器皿的这种自立已经把壶规定为一物了么?实际上,壶作为器皿而站立,只是因为它已经被带向一种站立了。但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是通过一种摆置而发生的,也就是通过置造发生的。^①陶匠用专门为此选择和准备好的泥土制造出这个陶制的壶。壶由泥土做成。通过壶由以构成的东西,壶也能站立于大地上,或是直接地,或是间接地通过桌凳的媒介。通过这样一种置造而构成的东西,就是自立的東西。如果我们把壶看作被置造的器皿,那么,表面看来,我们就是把它把握为一个物,而绝没有把它把握为一个纯粹的对象。

或者,即使到现在,我们始终也还是把壶当作一个对象了么?确实如此。虽然壶不再仅仅被视为纯粹表象的对象,但对于这种表象来说,壶却还是一个对象,是由一种置造摆到我们面前并且置放于我们对面的对象。看起来,自立乃是壶之为物的标志。而事实上,我们是从置造方面来设想这种自立的。这种自立乃是置造的目的所在。但即使如此,这种自立始终还是从对象性的角度被

^① 此句中的“摆置”(Stellen)和“置造”(Herstellen)均以“置”(stell)为词根,属于海德格尔用以规定现代技术之本质的“集-置”(Ge-stell)词族。——译注

思考的,尽管被置造者的对立(Gegenstehen)不再基于单纯的表象。然而,从对象和自立的对象性出发,没有一条道路是通向物之物性因素的。

什么是物之物性呢?什么是物自身呢?只有当我们的思想首先达到了物之为物时,我们才能达到物自身。

壶是一个作为器皿的物。虽然这个起容纳作用的东西需要一种置造,但陶匠带来的被置造状态决不构成壶之为壶所特有的东西。壶之为器皿,并不是因为它被置造出来了;相反,壶必须被置造出来,是因为它是这种器皿。

诚然,置造使壶进入其本己因素之中。但壶之本质的这种本己因素决不是由置造所制作出来的。从制作过程中释放出来后,自为地立身的壶已然集自身于容纳作用。在置造过程中,壶当然必须预先向置造者显示出它的外观。但这种自行显示者,即外观(εἶδος[爱多斯],ιδέα[相、理念])^①,只是从一个角度标志出这把壶,也就是从作为有待置造者的这个器皿与置造相对立的角度标志出这把壶。

可是,作为这把壶,具有这种外观的器皿是什么,作为这种壶-物(Krug-Ding)的壶是什么,如何是?这是决不能通过对于外观即ιδέα[相、理念]的观察得到经验的,更不消说由此得到合乎实事的思考了。因此之故,柏拉图这位从外观方面来表象在场者之在场状态的思想家,并没有思考物之本质,亚里士多德以及所有

^① 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εἶδος[爱多斯]和ιδέα[相、理念]都与“观看”(ιδεῖν)相关,均有“外观”(Ausschen)义。——译注

后来的思想家也不出其右。而毋宁说，柏拉图把一切在场者都经验为置造者之对象了，而且这对于后世来说是决定性的。如若不说“对象”，我们可更准确地说：“站立者”(Herstand)。在站-立者的全部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种双重的站-立^①：一方面，是“源出于……”意义上的站-立，无论这是一种自行生产还是一种被置造；另一方面，站-立的意思是被生产者站出来而站入已然在场的东西的无蔽状态之中。

然而，一切对站立者和对立者意义上的在场者的表象，都决不能达到物之为物。壶之物性因素在于：它作为一个容器而存在。当我们装满一把壶时，我们发觉这个器皿的容纳作用。显然，是壶底和壶壁承担着这种容纳作用。但别忙！当我们装满一壶酒时，难道我们是在把酒注入壶壁和壶底么？我们顶多能说，我们把酒倒在壶壁之间、壶底之上。壶壁和壶底当然是这个器皿中不透水的部分。不过，这个不透水的部分也还不是起容纳作用的东西。当我们灌满壶时，液体就在充灌时流入虚空的壶中。这种虚空乃是器皿的具有容纳作用的东西。壶的虚空，壶的这种虚无，乃是壶作为有所容纳的器皿之所是。^②

可是，壶其实是由壁和底构成的。壶通过它的这些构成之物而站立起来。一个站立不住的壶会是什么呢？至少是一个做坏了的壶嘛；因此它总归还是一把壶，也就是这样一个壶，它虽然也能

① 此句中的“站-立者”(Her-Stand)和“站-立”(Her-Stehen)为海德格尔生造，英译本把后者译为 standing-here。——译注

② 此句中的“虚空”原文为 die Leere，“虚无”原文为 das Nichts。英译本分别作 empty 和 nothing——译注

容纳,但却不断倾倒下来而让所容纳的东西流空。然则只有一个器皿才可能流空。

构成壶并且使壶得以站立的壁和底,并不是真正起容纳作用的东西。而如果真正起容纳作用的东西在于壶之虚空,那么,在转盘上塑造成壶壁和壶底的陶匠就并没有真正地制作这把壶。陶匠只是塑造陶土而已。不对——他只是塑造虚空而已。为这种虚空,进入虚空之中并且从虚空而来,他把陶土塑造成形体。陶匠首先而且始终把握到不可把握的虚空,并且把它置造出来,使之成为有容纳作用的东西而进入器皿形态中。壶之虚空决定着任何置造动作。器皿的物性因素绝不在于它由以构成的材料,而在于起容纳作用的虚空。

然则壶果真是虚空的吗?

物理科学让我们确信,壶里面充满着空气以及由空气混合物所构成的一切。当我们诉诸壶之空虚,以便规定在壶中起容纳作用的东西时,我们便让自己为一种半诗性的考察方式所迷惑了。

可是,一旦我们勉强以科学的方式来探究现实的壶的现实性,就有一种不同的实情显示出来。我们把酒注入壶中,就只是排去了先前充满壶的空气,并且代之以一种液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把壶充满也就是把一种充满状态换成另一种充满状态。

这些物理学上的说法是正确的。科学通过这些说明来表象某种现实之物,以之为客观目标。但是——这种现实之物就是这把壶吗?不是的。科学始终只能针对它的表象方式预先已经允许的 9 东西,亦即对它来说可能的对象。

人们说,科学知识是强制性的。的确如此。但它的强制力在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